

永樂大典

百六五

卷一五六 論字

卷一五六 論字

卷一五七〇 論字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五千八百六十八 九震

論

大莊嚴經論四

復次瞋恚因緣佛不能諫是故智者應斷瞋恚我昔曾聞拘肱彌比丘以
聞諍故分爲二部緣其聞諍各競道理經歷多時余時世尊無上大悲以
相輪手制諸比丘即說偈言 比丘莫鬪諍鬪諍多破敗競勝負不息次
續諍不絕爲世所譏呵增長不饒益比丘求勝利遠離於愛欲棄捨家妻
子意求依解脫宜依出家法莫作不應作應當以智鉤迴於傲慢意不適
生鬪諍怨害之根本依止出家法不應起不適譬如清冷水於中出熾火
既著壞色衣應當修善法斯服宜善寂恒思自調柔云何著是服豎眼張
其目蹙眉復聚頰而起瞋恚想應當念彼服剃頭作標相一切皆棄捨云
何復諍競如此之標相宜應斷鬪諍 時彼比丘合掌向佛白佛言世尊
願佛恕亮彼諸比丘輕慢於我云何不報即說偈言 彼之難調者忍之
倍見輕生忍欲謙下彼怒益隆盛於惡欲加毀猶如斧斫石彼人見加毀
我亦必當報 余時世尊猶如慈父作如是言出家之人應勤方便斷於

瞋恚設隨順瞋。極違於理。瞋恚多過。即說偈言。瞋如彼利刀。割斷離親厚。瞋能殺害彼。如法順利者。瞋恚於出家。不應所住處。嫌恨如屠柳。瞋乃是恐怖。輕賤之屋宅。醜陋之種子。麁惡語之伴。燒意林猛火。示惡道之導。闢諍惡害門。惡名稱林樛。暴速作惡本。諸瞋恚者。為他譏嫌之所呵毀。汝今且當觀如是過。即說偈言。瞋劇於暴虐。如惡瘡難觸。毒地難喜見。瞋恚者如是。瞋者睡亦苦。毀壞善名稱。瞋恚熾盛者。不覺已所作。及與他所作。於分財利時。不入其數中。若於戲笑處。衆人所不容。如是諸利處。由瞋都不入。瞋者巨愛樂。其事極衆多。常懷慚耻恨。雖以百舌說。說猶不可盡。舉略而說之地獄中受苦不足具論。盡瞋恚造惡已。悔恨身心熱。應當斷瞋競。今時如來為諸比丘種種說法。而其瞋忿猶故不息。以是因緣。諸天善神皆生瞋恚。而說偈言。猶如濁水中。若置摩尼珠。水即為澄清。更無濁穢。想如來之人。實為於諸比丘。隨順方便說種種妙法。斯諸比丘等。心濁猶不淨。寧作不清水。珠力可令清。不作此比丘。聞佛所說法。而其內心意。猶故濁不清。如日照世間。除滅諸黑闇。佛日近於汝黑闇。心過甚。如來世尊。荷諸比丘。如斯重擔。有悲愍心。復更為說長壽王緣。而此比丘。蹙眉聚頰。猶故不休。而作是言。佛是法主。且待須臾。我等自知。于時

如來聞斯語已。即捨此處。離十二由旬。在婆羅林一樹下坐。作是思惟。我今離拘賤。彌聞諍比丘。今時有一象王。避諸群象。來在樹下。去佛不遠。合眼而住。亦生念言。我得離群。極爲清淨。佛知彼象心之所念。即說偈言。彼象此象牙極長。遠離群衆。寂靜。彼樂獨一。我亦然。遠離聞諍群會處。說是偈已。入深禪定。今時諸比丘不受佛說。後生悔恨。天神又忿。舉國聞者。咸生瞋恚。唱言叱叱。時諸比丘各相謂言。我等云何。還得見佛。當共合掌。求請於佛。即說偈言。我等違佛教。三界世尊說。瞋恚惡罪。各住在我心中。悔恨熾猛。火焚燒於意林。善哉悲愍者。願還爲我說。我今發上願。必當求解脫。從今日已往。終不違佛教。佛知諸比丘心之所念。即說偈言。欲恚瞋所禁。惱亂不隨順。我今應悲愍。還救其苦難。嬰愚作過惡。智者應忍受。譬如人抱兒。懷中積糞穢。不可以糞臭。便捨棄其子。說是偈已。從草敷起。欲還僧坊。今時天龍夜叉。阿修羅等。合掌向佛。而說偈言。嗚呼有大悲。大仙正導者。彼諸比丘等。放逸之所育。競忿心不息。觸惱於世尊。如來大悲心。猶故不肯捨。悲哀無瞋嫌。意欲使調順。如似強惡馬。極策而令調。今時如來既至僧坊。光明照耀。諸比丘等。知佛還來。尋即出迎。頭頂禮敬。而白佛言。我等聞諍。使多衆生起瞋忿心。極爲衆人之所輕。

賤我等今者皆墮破僧。唯願世尊還罵說法。使得和合。于時如來罵諸比丘。說六和敬法。令諸比丘還得和合。是故佛說斷於瞋恚。復次應當觀食。世尊亦說正觀於食。我昔曾聞尊者黑迦留陀夷。為食因緣故。佛為制戒。佛說種種因緣讚戒讚持戒。少欲知足。行頭陀事。佛集比丘僧讚一食法。乃至欲制一食戒法。時比丘僧咸各默然。猶如大海寂默無聲。時諸僧中有一比丘名婆多梨。白佛言。世尊莫制是戒。我不能持。佛告比丘。立於過去生死。為是飲食。生死之中受無窮苦。流轉至今。乃往過去無量世時有四禽獸仙人。第五个時鳥者。作如是言。諸苦之中。飢渴最苦。初初之時。光陰天下時。有一天最初以指先嘗地味。既嘗其味。遂取食之。尔時彼天者。今彼婆多梨是也。即於彼時。彼婆多梨先嘗地味。今亦復尔。但為飲食。彼婆多梨不罵法故。從座而起。更整衣服。白佛言。世尊莫制一食法。即說偈言。我今不能持。世尊一食戒。若一人不善不應制此戒。一切比丘聞是偈已。皆悉低頭。思惟既久而作是言。咄哉。不見搏食過患。為搏食故。於大眾中而被毀辱。即說偈言。寧共鹿食草。如她呼吸風。不於佛僧前。為於飲食故。違佛作是說。佛告婆多梨。聽汝擅越舍食半分。食餘者持來在寺而食。時婆多梨猶故不肯。當尔之時。佛制一食戒。第二第三亦如是。

請佛佛猶不肯卽制戒婆多梨卽離佛去極生悔心而說偈言 我違佛
所說云何舌不斷云何地不陷故復能載我羅刹毗舍闍惡龍及與賊無
敢違語者爲於飲食故頑嚚違佛語寧以刀割腹吞噉於疽蟲土食以滿
腹云何爲食故乃違十力教我今自悔責喻如無心者 余時婆多梨說
是偈已慚愧自責三月之中耻不見佛自慙時近晝夜愁惱而自燒然羸
瘦毀悴失於威德時諸比丘有慈心者深生悲愍卽說偈言 今諸比丘
等縫衣而洗染不久當散去汝莫後生恨汝今速向佛敬禮蓮華足應向
尊重處盡力求哀請深勤用功力乃可得懺謝 婆多梨聞此偈已哽噎
墮淚復說偈言 世尊有所說世皆無違者由我愚癡故敢違於佛語我
之極輕躁衆中無慚愧不見後時笑爲衆所惡賤不思此過惡輒作如是
說此事僧應作及非我所請由我無定心卒發如是語 同梵行者聞此
偈已卽欲請佛求哀懺悔婆多梨復說偈言 我今殷重心求哀願得懺
慚愧當何忍舉目視世尊 諸比丘等語婆多梨言世尊若有煩惱漏者
汝可怖畏今佛世尊久斷諸漏汝今何故畏難不去婆多梨復說偈言
我疑自罪過如見淨滿月無瑕容貌勝三界慈哀顏我今欲觀見慈悲爲
我說爲愚癡所盲而不受佛語譬如人欲死不服隨病藥違失慈愍教今受

悔恨惱。諸同梵行者而語之言。可共我等詣世尊所。勸共見佛。向佛說過。時諸比丘復問之言。汝今決定懺悔耶。時婆多梨即說偈言。若我今禮佛。寧使身散壞。佛不使我起。我亦終不起。若佛與我語。身心皆滿足。今時婆多梨與諸比丘往詣佛所。時佛世尊在大衆中。時婆多梨在於佛前。舉身投地而說偈言。聽我懺悔過人之調御師。體性悲愍者。我如羸馬。越度調順道。假設不得食。眼陷頰骨現枯竭。而至死寧受如此苦。不違於聖教。釋梵尊勝天。敬戴奉所說。我之愚癡故。不順於佛語。如來善知時非時等。及苦責數悉皆通達。佛告婆多梨。設有阿羅漢卧於糞穢汗泥之中。我行背上於意云何。彼阿羅漢有苦惱不。婆多梨言不也。世尊汝若得阿羅漢。阿那含。斯陀含。須陀洹。終不違教。由汝凡夫愚癡空無所有。喻如芭蕉中無有實。廣說如修多羅。時人謂婆多梨得阿羅漢。聞佛說已。知婆多梨是具縛凡夫。諸比丘皆生不信。聞彼不得阿羅漢。如此貴族出家。若不獲得阿羅漢者。云何卑賤種姓尼。提出家得阿羅漢。佛欲使漏盡者。便得漏盡。若不欲使漏盡。便不得漏盡。佛知諸比丘心念告諸比丘。若修舍摩他毗婆舍那。必能盡漏。若不修者。不能得漏盡。若知若見已。雖生卑賤得羅漢。果如婆多梨不知不見。雖生勝族而不得阿羅漢。是故如來

平等說法而無偏黨。復次狂逸之甚莫過貪欲。是故應當勤斷貪欲。我昔曾聞世尊往昔修行菩薩道時。時世空虛無佛賢聖出現於世。今時有王名曰光明。乘調順象出行遊觀。前後導從歌舞唱妓往到山所。嶮難之處。王所乘象遙見持象欲心熾盛。哮吼狂逸如風吹雲。欲往奔走不避。岨嶮時調象師種種鉤斷不能令住。時光明王甚大驚怖。語使鉤斷不能禁制。如惡弟子不隨順師。象去遂疾。王大驚迫。心生苦惱。意謂必死。即說偈言。如見虛空動迅速。迢諸方皆悉而來聚。普見如輪動大地。皆迴轉其象走遂疾。譬如山急行諸山。如隨之巖谷澗中。河諸樹傷身體。王怖極苦。惱發願求山神。使我得安全。鉤斷傷身體。欲盛不覺苦。象走轉更疾。喻如於暴風棘刺。鉤斷身并被山石傷頭髮。皆蓬亂塵土。極塗汗衣服復散解。璣珞及環釧破落悉墮地。余時大王語調象師言。如我今者。命恐不全。復說偈言。汝好勤方便。禁制令使住。我今如在秤低昂。墮死處。余時象師盡力鉤斷。不能禁制。數數歎息。顏色慚耻。淚下盈目。俾面避王。不忍相見。復語王言。大王。我今當作何計。即說偈言。盡力誦象呪。古仙之所說。鉤斷勢力盡。都不可禁制。如人欲死時。呪術及妙藥。越度必至死。良藥所不救。余時大王語象師。我等今者墮於是處。當作何計。象師白王。更

無餘方。唯當攀樹。王聞是語。以手攀樹。象即奔走。遂於符象。象既去後。導從諸人始到王所。王即徐步。還向軍中。今時象師尋逐象跡。經於多日。得象還軍。時王在大衆中。象師乘象向於王所。時王瞋忿而作是言。汝先言象調順可乘。云何以此狂象而欺於我。象師合掌而白王言。此實調順。王若不信。我今當現象調順之相。使王得知。今時象師即燒鐵丸以著其前。今時使人語象吞丸。時王不聽。語彼人言。汝說調順。云何狂逸。象師長跪合掌而白王言。如此狂逸。非我所調。王語之曰。爲是何過。非汝所調。彼即白王。象有貪欲。以病其心。非我所治。大王當知如此之病。杖捶鉤斷。所不能治。貪欲壞心。亦復如是。即說偈言。欲爲心毒箭。不知從何生。因何得增廣。云何可得滅。王聞貪欲不可治。療語象師言。此貪欲病。無能治耶。象師答言。此貪欲病。不可擁護。捨而不治。即說偈言。當作諸方便。勤求斷欲法。不知其至趣。懷精勤退還棄捨。五所欲。出家修苦行。焉斷欲結。故應精勤修道。或有恣五欲。言導足自斷。若干種作行。望得遠離欲。如是等處處。望拔欲根本。欲求難可拔。八天阿脩羅。夜叉鵝槃荼。一切有生類。微細心欲。縈繫縛諸衆生。迴轉有林中。無由能自拔。王聞貪欲不可斷。故甚生恠惑。即說偈言。無有能斷滅。如此欲惡者。乃無有一人能滅貪。

欲耶。人天中乃無能滅此欲乎。余時蒙師而荅。王言轉從他聞。唯佛世尊。世界大師。有大慈心。一切衆生悉皆如子。身如真金。大人之相。以自莊嚴。有自然智。知欲生起。滅欲因緣。有無礙心。悲愍一切。時王聞佛大人之聲。即起合掌。如華未敷。於大衆前。發大誓願。我以正法。護於國土。及捨財施。以此功德。願我未來。必得成佛。斷除衆生貪欲之患。以何因緣。而說此事。衆生不知欲因緣。及對治。故說是修多羅。復次。佛觀久後。使得信心。故不卒爲事。我昔曾聞尊者。優波鞠多。林下坐禪時。魔波旬。以諸華鬘。著其頂上。余時尊者。從禪定起。見其華鬘。在其頂上。即入定觀。誰之所爲。如是。魔王波旬所作。即以神力。以三種死屍。繫魔王頸。時彼魔王。覺屍著頸。遙見尊者。知是所作。余時尊者。即說偈言。華鬘嚴飾。具比丘所捨。離死屍。極臭穢。受欲者。厭惡。佛子。共擲力。戰諍。誰能勝。我今是佛子。捨棄汝華鬘。汝若有力者。除去汝死屍。大海濤波流。無能禁制者。唯有鐵圍山水。觸則迴逆。余時魔王。聞是語已。欲去死屍。雖盡神力。不能使去。如蚊蟻子。欲動須彌山。王雖復竭力。亦不能動。時魔波旬。不能却屍。尋即飛去。而說偈言。若我不能解。使餘諸勝天。威德自在者。其亦必能解。余時尊者。復說偈言。帝釋及梵天。無能解是者。設入熾然火。及在大海中。不焦亦不

爛。如此屍著汝。不乾不朽壞。所在隨逐汝。無能救解者。摩醯首羅天及以
三天王。毗沙門天王。乃至到梵天。如是諸天等。雖復盡神力。無能爲解者。
今時梵天王見魔盡力不能却屍。而告之言。汝莫生憍慢。即說偈言。
十力之弟子。以已神通力。由汝輕弄故。今故毀辱汝。誰當有此力。而爲汝
解者。猶如大海潮。無能制波浪。譬如以藕絲。用以懸雪山。雖盡我神力。不
能爲汝脫。我雖有大力。不及彼沙門。如似燈燭明。不如大火聚。火聚雖復
明。不如日之光。魔王聞斯偈。已語梵天言。我當依誰可脫此患。梵天說
偈。以答魔言。汝速疾向彼。求哀而歸。依神通樂名聞。汝盡敗壞。失如似
人跌倒扶地。還得起。魔作是念。如來弟子。梵等勝天力。無及者。乃爲諸
梵之所推敬。魔說偈言。一佛之弟子等。梵王所尊敬。況復如來德。云何可
格量。我極作惱亂。猶故忍悲慙。而故不罵我。作諸哀惱事。能忍護惜我。何
可得稱說。我今始知佛。真實大悲者。體性極悲慙。不生怨憎心。身如金山。
王。光明踰於日。愚癡冥我心。皆作惱亂事。彼精進堅實。未曾有麁語。恒常
見悲慙。令我心不悅。今時欲界自在魔王。而作是言。遍觀三界。無能解
者。我今唯還歸依尊者。乃可得脫。作是語。已向尊者所。五體投地。頂禮足
下。作如是語。大德。我於菩提樹下。乃至造作百種諸惱。以亂於佛。猶不苦

我即說偈言。婆羅聚落中婆羅門村邑瞿曇來乞食我令空鉢去即日
不得食然不加毀我曾作惡牛并及毒蛇身五百車濁水令佛不得飲皆
知是我作不曾出惡言我所作既少汝極毀辱我人天阿脩羅一切皆輕
慢毀我壞名稱以屍苦惱我 今時尊者告魔王言汝今者不善惡物云
何聲聞比世尊即說偈言 云何以葶蘆用比於須彌螢火之微明以比
於日光一掬之少水比方於大海佛有大悲心聲聞無大悲如來以大悲
恕汝種種過我亦隨佛意欲生汝善根 今時魔王聞斯語已復說偈言
聽我說佛德福利威光盛彼之所有分斷諸愛欲者忍辱不起嫌我以
愚癡故日日常觸惱如母愛一子 優波鞠多語波旬言汝聽我語於如
來所數作諸惡欲得洗除生諸善根無過念佛世尊最上即說偈言 如
是因緣故知佛見長遠未曾於汝所生於不愛心彼第一智尊欲成汝信
心常發親愛語智者少生信便得涅槃樂今我略為汝說法愚癡冥黑闇
之過患汝今生信故則能洗除盡 今時魔王身毛皆豎如波曇花種種
起觸惱猶如子作過父猶愛之心過大地忍不曾見過貢是彼仙中勝若
少信佛洗除前過時彼魔王在尊者前念佛功德禮尊者足作如是言尊
者救我與我敬心汝當發心却我頭懸我雖惱觸願起慈心為我除捨尊

者答言。共汝作要。後乃當脫。魔言何等是言要。尊者答言。汝從今日莫惱
比丘魔。即白言。我更不惱。觸汝之所知。佛去百年。始有我出。即說偈言。
三界之津際。我見彼法身。不見金色身。不惱爲我現。示我佛形相。我今極
希望。愛於如來形。余時魔王語尊者言。我亦作要。誓汝若見形。莫爲卒
禮。以一切種種智順。莫禮我。我作佛相。慎莫爲禮。即說偈言。以謙敬念佛
爲我作禮者。則爲燒滅我。我有何勢力。能受離欲敬。喻如伊蘭牙。爲象鼻
所押。破壞無所住。我若愛敬者。其事亦如是。尊者答言。我不歸命。汝亦
不負言要。魔復語尊者言。待我須臾。間即入空林中。而說偈言。我先或
手羅。現金熾盛身。佛身不思議。我作如是形身。現熾光明。喻過於日月。悅
樂衆人。目明如飲甘露。尊者答言。汝今爲我如先好作魔。答言。諾。我今
當作。即爲却屍。余時魔王即入空林。現作佛形。如作伎家種種。自莊嚴如
來之色貌。現於大人相。能生寂滅。眼喻如新畫像。當作間發時。莊嚴於此
林。看視無厭足。圓光一尋化。作佛形。舍利弗侍右。目連處左。阿難隨後。執
持佛鉢。尊者摩訶迦葉。阿尼盧頭。須菩提如是等諸大聲聞。千二百五
十人侍佛左右。猶如半月。現佛相貌。向尊者優波毼多所尊者見佛相貌。
極生歡喜。即從座起。觀佛形相。咄哉惡無常。無有悲慙心。妙色金山王云。

何而破壞牟尼身如是爲無常所摧滅。尔時尊者作觀心其意欲擾亂我。今實見佛常如蓮華而作如是言。嗚呼盛妙色不可具廣說。即說偈言。
面過蓮華數。日如青蓮葉。身形殊特妙。相好過於月。甚深喻如海。安住如須彌。威德過於日。行過師子王。眼瞬如牛王。色殊於真金。尔時尊者倍主喜敬大喜充滿。轉增歡喜。即說偈言。嗚呼清淨業。獲是美妙報。業緣之所得。非是現作業。百十億劫中。身口作淨行。修施及戒忍。并禪與智慧。決定作正行。以是自莊嚴。衆人眼所愛。清淨無垢穢。現是形相時。怨家皆歡喜。况我於今日。而當不愛敬。如是思憶。唯作佛想。不念於魔。即從座起。五體投地。而爲作禮。魔時即驚作如是言。大德何故違要。尊者言。作何言要。魔言。先要莫禮。今何故禮。尊者從地起。即說偈言。眼所愛樂見。擬心禮於佛。我今實不爲恭敬。禮汝足。尔時魔王言。汝五體投地。爲我作禮。云何說言。我不敬汝尊者。語魔言。我不敬禮汝。亦不違言。譬如泥水造作佛像。世間人天皆共禮敬。尔時不敢於泥水欲敬禮佛。故我禮佛。色像不爲禮。魔形聞是語已。還復本形。禮尊者足。還昇天上。以何因緣而說此事。諸大聲聞等欲使諸檀越。並供養衆僧。令不所乏。又今比丘亦聞法奉行。以是故應爲四衆說法。若欲讚佛者。應當作是說。雖斷欲結。使不

覺爲作禮。

拘睒下夫反

頽音下

銀斷音卓

運音換

跌徒結反

徒結反

復次若人讚佛得大果報。爲諸衆人之所恭敬。是故應當勤心讚敬。我昔曾聞迦葉佛時。有一法師爲衆說法於大衆中。讚迦葉佛。以是緣故。命終生天。於人天中常受快樂。於釋迦文佛般涅槃後百年。阿輸伽王時爲大法師。得羅漢果。三明六通。具八解脫。常有妙香從其口出。時彼法師去阿輸伽王不遠。爲衆說法。口中香氣達於王所。王聞香氣心生疑惑。作是思惟。彼比丘者。爲和妙香含於口耶。香氣乃尔。作是念。已語比丘言。開口時比丘開口。都無所有。復語漱口。既漱口已。猶有香氣。比丘白王。何故語我。張口漱口時。王荅言。我聞香氣心生疑。故使汝張口。及以漱口。香氣踰盛。唯有此香。口無所有。王語比丘。願爲我說。比丘微笑。即說偈言。大地自在者。今當爲汝說。此非沉水香。復非華葉莖。梅檀等諸香。和合能出。是我生希有心。而作如是言。由昔讚迦葉。便獲如是香。彼佛時已合與新香。無異晝夜。恒有香。未曾有斷絕。王言大德。久近得此香。比丘荅曰。久已得之。王今善聽。往昔過去有佛名曰迦葉。我於彼時精勤修集。而得此香。時王聞已。生希有心。而問比丘。我猶不悟。唯願解說。時彼比丘而白王言。大王至心善聽。我於迦葉佛時。作說法比丘。在大衆前。生歡喜心。讚歎彼佛。

即說偈言 金色身晃曜歡喜生讚歎因此福德力在在受生處身身隨此業常有如此香勝於優鉢羅及以瞻蔔香香氣既充塞聞者皆欣悅如飲甘露味服之無厭足 今時大王聞斯語已身毛皆豎而作是言嗚呼讚佛功德乃復是報比丘答言大王勿謂是果受報如此復說偈言 名稱與福德色力及安樂已有此功德人無輕賤者威光可愛樂意志深弘廣能離諸過惡皆由讚佛故如斯之福報賢智乃能說受身既以盡復於甘露迹 今時大王復問比丘讚佛功德其事云何今時比丘說偈答言 我於大眾中讚佛實功德由是因緣故名稱滿十方說佛諸善業大眾聞歡喜形貌皆熙怡由前讚佛故顏色有威光說法得盡苦彼如來所說與諸修善者作樂因緣故得樂之果報云何名之佛說言有十力得有此法不為人所輕况諸說法者昇於法座上讚立佛功德降伏諸外道以讚佛德故獲於上妙身便為諸人說可樂之正道以是因緣故猶如秋滿月為眾之所愛讚歎佛實德窮劫猶難盡假使舌消斯終不中休廢常作如是心世世受生處言說悉辯了說佛自然智增長眾智慧以是因緣故所生得勝智說一切世間皆是業緣作聞已獲諸善由離諸惡故生處離諸過貪瞋我見等如油注熱鐵皆悉消涸盡如此等諸事何處不滿意我

以因緣箭。壞汝諸網弓。復已言辯。父恩惟善說。母。今時大王聞斯偈已。即起合掌而作是言。所說極妙。善入我心。王說偈言。聞說我意。解歡佛功德果。略而言說之。常應讚歎佛。以何因緣而說此事。為說法者得大果報。諸有說法。應生喜心。復次有大功德。猶修無倦。況無福者而當懈慢。我昔曾聞尊者摩訶迦葉。入諸禪定。解脫三昧。欲使修福。眾主下善。種子。獲福無量。於其晨朝。著佛所與僧伽梨衣。而往乞食。時有視者。即說偈言。讚歎彼勝者。著於如來衣。人天八部前。佛分座合坐。時佛亦復讚歎迦葉。即說偈言。汝今修行善。如月漸增長。如空中動手。無有障礙者。身如清淨水。無有諸塵翳。佛常於眾前。讚歎其功德。乃至未來世。猶勤成佛時。亦復讚歎彼。而告大眾言。此是牟尼尊。苦行之弟子。具十二頭陀少欲知足中。最名為第一。此名為迦葉。人天八部前。讚歎其功德。今時帝釋見彼迦葉。行步容裕。遙於宮殿合掌恭敬。其婦舍之而問之言。汝今見誰恭敬如是。今時帝釋即說偈言。處於欲火中。繫念常在前。雖與金色婦同室。無著心。身依於禪定。心意亦快樂。入城落中而欲行乞食。以智慧耕。地壞破過惡草。是名善福田。所種果不虛。今時舍之以敬重心。仰視帝釋。而白之言。汝最尊貴。居於逸處。猶有善心。修於福德。帝釋以偈答。